

都會的憂鬱

佐藤春夫 著
查士元 譯

上海華通書局發行

都會的憂鬱

佐藤春夫 著
查士元 譯

上海華通書局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初版

都會的憂鬱

1.00 (實價)

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著者

佐藤春夫

譯者

查士元

發行者

華通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段
五二九號

印刷者

中行印刷所

都會的憂鬱

近邊的人，看了這一份人家，都覺得奇怪。那裏只住着年輕的夫婦兩人；還養着兩頭狗。妻君每天一清朝便出去。招眩的服飾，不像是平常的習氣。這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妻君出去之後，屋裏看去便覺是空屋的樣子。前門一直是只開一扇，還不是完全開着。但是這屋，並不是空屋；——裏面是有他住着的。

這是在山坡中央的一座小小的平屋。山坡不知是因了什麼，給牠名叫幽靈坡。卻並不和這名稱相應，是一個狹得可厭的坡道。並且這一條路也不是盡頭路，也不是這裏的大都會的郊外；在社會中活動着的人看來，是一條不必要的路。因此要不是住在這近段的人，便誰也不知道有這樣一條路的存在。在這樣一條坡道的中央，卻有他的家。是一份終日照不着太陽的家。可是爲了在山坡的中央，冬天的燥風吹捲起來的塵埃，倒有不少吹進到屋裏來。他也曾感到了落寞，把前門全開過了；但在那裏射不着一條日光，塵砂卻吵吵的發出聲音，打上紙窗來。因此把前面的邊門完全不打開；只是塵砂還是和門縫間的寒風一塊兒侵進來。這一份終日當不着太陽的人家，爲了主婦不在家，更見得慘冷陰

涼。他幾乎終日不說話的，到一個窗邊去，潛伏在妻子出去時給他佈置好的火盆邊。也並不做什麼別事。若是一向，他也曾每天都想着各種各樣的事。但一切都是沒有盡頭和結束的。欲使沁入身心內，有所感觸，的確必得要有帶彈力的心意纔得。只是在他心裏，所謂彈力的，竟是一些都不留着。在他所不足取的凡此各色各樣的思念中，比什麼都還着力的追迫着他來的，祇是

「爲什麼這屋裏當不着太陽？」

的這麼一個極其沒意思的事實。在他的生命中失了生動的一切；這完全是起因於住在這一座當不着太陽的屋裏的事實上；他能這樣感到。——有一晚，他也曾把這一件事告訴他的妻子。他的妻子，對於他的似引壞了的孩子所說的話，安慰他般的，告訴他這

屋當也有照着太陽的時候。他妻子說的，是指她自己每天早上出去的时刻；——便是九點鐘光景。在這時候，這屋的前窗上，是有晨光射着的。在妻子那裏聽到了這話後的他，下一天朝上，便一早和妻子同時起來了。起來試把前窗開時，那紙窗最左邊的一格上面，有宛似兩手的拇指和點人指合攏時所能作成的三角形的日影。雖則是冬天的太陽，卻因是朝上的晨曦，便也華麗的在褪成銀鼠色的紙窗上明亮的輝耀着。把紙窗拉開，日光便在塵埃的漩渦中，射成虹色；到蝦茶色的席地上，碰成個三角形。把那裏白白積着的塵埃，全都照出來。他對射進在自己屋裏的這意外的日光，像接得了意外的貴賓的住在弄堂房裏的孩子一般的吃驚看呆了。太陽是從對面兩家樓房屋的屋頂邊所稍微隔離下來的空隙

間漏進來的。他對着太陽那裏望過了。——在自己的家裏，看見了太陽，已是住到了第五十天的事。日光在陳舊的地席上一些些的爬動，可感激的是纔不過手掌大小的日影，一些些的大起來；約莫十分鐘後，變成了斜邊竟有三尺以上的日影了。他向這小小的貴重的日影跪下了。那日影纔夠照上他肩膀的一半。但似在他肩膀上一些些的縮去了。十分鐘之後，日光便已消去；這屋裏便到處也找不到一絲日影。曾以爲完全不會照着日光的這屋，竟也是照着太陽的；——是一天中，只二十分鐘！從這一天起，他爲要享這二十分鐘的日光的樂，每天朝上和妻子一同起來。和妻子一同吃早飯；不一會！把前門拉開一扇，在那裏射進來的朝日的日光中，浴着他的身子。只二十分鐘！然後重又鑽進牀裏。他便

和狗一般的，作着狗睡；——作着微微的容易打醒的睡眠。原來妻子朝上出去爲他向各種店定下來的晚飯的各種東西，都會由各店家的學徒拿來；這時，和主人同睡在廚房口的他的狗，必定要有一陣吠叫。便此把他喚醒。這般情形，所以他的一天中的中午，有時他以朝飯吃賸的當作午飯吃了；或者完全不吃午飯。

他的家和那太陽的關係，在此得再記述些：他有一天，偶然注意到放着他每天午後捧伏着的火盆的窗的正對面那板塼間——這是鄰家和他家的境界；是在由他家的窗口，即刻探手可及的地方的板塼間，雖只是些微的，但照着太陽，卻近乎有一個鐘頭。由這反射，在慘暗的二鋪席大的房裏，感到了微微暖溫的光明。把那板塼細看時，原來不是他自己的家，是鄰家的板塼。在照

着日光的明亮的部份上，從鄰家打過來的釘頭，都打穿到他的家那裏。忽的他異想天開，去到妻子的鏡台邊去，從那裏拿了一面較大的鏡子來。他把鋸做成的鏡子的腳，用力倒彎了轉來，把曲成圓的部份去掛在板壁上日影裏打穿着的釘上。日光反射在鏡面，回光反照在靠着他書桌的兩鋪席房的牆壁上。他望着照在牆上的小小的日影一會；即刻又高舉起手，用手掌去遮住照着微細的日光的地方。日光便射在掌上。他嬰兒一般的，把射着日光的手掌，一會握緊了，一會放了的做着。最後他忽又立起在火盆上，把臉孔去擋在有光的地方，去探看日光中的鏡子，探看鏡子裏的小小的太陽。靜靜的看了好一會。這也單不過是他過於無聊了纔做的玩意。當他注意到自己做着的事的時候，一種不知

怎說的呆笨，同時還有一種暗鬱的心意，在他裏面湧了起來。他在這一瞬間，不禁感覺得自己若非是在牢獄之中，必定是瘋狂了的。

忽然他想起的，是在二月前一直住着的那田園之家。是那田園之家裏的庭院。是那庭院裏日影下的薔薇。是在半年前，那田園裏日影下的薔薇的在他看來，總還有幾分象徵的意味；所以那薔薇也就是美麗的。但是如今的他，寄托他的夢意的東西，竟一樣也沒有。那裏只是灰色的都會。照不着太陽的家。時節是一切物音都似化滅的冬季。他自身是沒什麼才能，沒什麼素養的文學青年。——不，他是出入於郊外劇場的一個不重要的女優的丈

夫。——由他的女人方面說起來，全是爲了丈夫的沒長進，她纔屈做了那樣的郊外的女優的。……

無聊賴的一天又過了——這一個當不着太陽的家，日子過得特別快。暗到了這般的，看去也只似這一家；電燈還沒有亮。在那急匆卻又長長的傍晚中，他找見了火已經消滅的高火盆。靠了小指頭大小的火種，把火吹了出來。在剛纔的百無聊賴的思念的底下，依然是百無聊賴的接續想下去。——我的一生，難道終於會做了這樣的郊外女優的男人完結的嗎？——或者會如此。——若是如此，那也不礙。在前輩和友人的滿盛的好意下，我是已得着了原諒般的什麼才能也沒有。——有誰能向一個自己自身也都不能有絲毫自信的男子，抱有任何種的希望？——便是曾對他說

了到都會去後，當會有什麼刺戟，纔重把他領到了都會來的他的妻子，最初每晚更深回來時，必先問他今天可能寫出些什麼；但到了近來，不也是一回都沒說起過這些話嗎？——誰都當他是「或者是有些才能的男子」的他，已完全被大家忘記了。這也是該當的事。我自身不是也在漸漸的不見了所謂「或者是有些才能的男子」嗎？——總之這也不礙。那麼愚癡的夢，是早些醒了好。——只是，如果一生一世得住在這當不着太陽的屋裏，那便會是怎樣的悲慘。

『不見陽光的窮蛋！』

他忽然想着了這樣一句普遍的話；在嘴上低說着。不見陽光的窮蛋。是世外的人。是在世間受着恥的人，他這般想了；「不

見陽光的窮蛋」這一句話的普通意思，在他倒還沒怎樣強烈的反感；卻是依字面的意思，即「只能住在射不着日光的地方的人」的一件事，他覺得可怕。

在南國生長的他，對於寒冷，確是無力耐抗。還有似在寒冷的期間不開花一般的；在冬寒中，人的空想也是容易凍結的。在沉醉於自己的空想中纔能生活的這樣性格的他，會呆鈍住空想力的冬天，已有些苦悶的了。因此每到了冬天，他總曬着太陽，玩過他的無聊時間 (Idle hour)。但是在這裏，是照不着太陽的。生長於中流家庭的他，到如今還一回都不曾嘗到過在沒太陽的家中過的冬天。——對於非住在那樣的屋裏不可的自己那麼的人，真的深感到是有淪落無歸之慨。他便想了；——我非去住照不着太陽

的屋不可；這事於我有些不相像。不單是於我是不相稱；於不論誰都不相稱。不，還不只是人。便是狗，不也是貪戀着向陽的嗎？——但在嘴上這般說，真也不過是一冬二冬的事；若如此狀態繼續到一冬二冬以上，那在這樣當不着太陽的家中，即刻也會完全住服住慣。不論怎樣不好的狀態，人都能在那裏面慣服起來。——這不就是人的最悲慘的事嗎？

他一心不亂的呆看着在一些些紅起來的火，在傍晚的易奮昂的感興中，正接續的想着虛無沒趣的事之間，不意房間內亮了起來。是電燈亮了，把推攏在角裏的白天吃殘的飯菜，很僻的照了出來。房間明亮了，他跟着無意的見到五斗櫥上灑鐘已到了五點。——他便此眼看着鐘面，心想到妻子回來，還有五個半鐘

頭。午前十二點前纔起來的他的半日間，雖是很短促，卻不得不感到非常的無聊。

……『二三天前，走過你家的門前；想叫上一聲，但門卻關着哩。窺望一下，見門檻上有一隻狗打着睡。那屋裏的生活，你看不是可做成小說的嗎？』有一位前輩給他這樣說了。——這一位前輩的家，是在距他家約一町路的公館街；所以他常常在牽了狗步行着的歸途中，去訪問到他家。曾有一回便是在那一位前輩的家裏，他所碰到的某洋畫家，也把他的臉孔細細的看了說道：——『好極了。真是繪畫一般的。頭髮的神氣和鬚髥的樣子，沒有一樣是在破壞調和的。真想用我的青和黑做底色，把你這臉孔描

下來呢。』他不知道大家爲什麼對他說那麼的話。他的屋內沈滯混濁了的薄寒空氣，一直蔓延到屋外，使行路人也感到。還有他的精神的困憊，慘浮出在他的臉上，連初見面的人的眼中，也會引起注意。『你家中的生活，可做成小說。』你的臉孔，可繪成以青和黑爲底色的畫』這些話，在神經質的他，聽做和被人說：『你的全生活中，是有頹蕩的風味呢；——因爲你是將潰滅的人。』等話有同樣的效力。他雖覺得去想到這樣的事，是一種脾氣；但又不得不覺得有這脾氣，是因爲自己有該當那般的弱點。妻子的母親，常來這家裏看望。她對於這個氣度怪高的，但生活力卻一些沒有的；比如有什麼金錢上事要和他商量，便是他自己自身的事，他反像他人的事般無心聽着，會顧而言他的這一位奇妙的自